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二

列傳

陳吳

吳是姦雄志在富貴志滿即驕而亡所謂志自滿九族乃離

飢渴易為飲食雖以孔子之後抱典籍婦之倡亂者

項籍

學萬人敵志亦不過如此天資剽悍禍賊英雄與高祖仁暴相反適足以為漢驅除

救趙入關楚漢雌雄已決

救趙用力

坑降卒三十萬

入關用德

約法三章

范增變詐之人不知天命亦不識理

高祖謂羽有一范增不能用蓋謂但有一范增尚不能用非謂范增如三傑

殺宋義增為末將改封宰侯王意欲用刺虎計

田卷二之一  
不知人心不緣適足為漢  
變民轉得乘六國之弊

范增專欲殺高祖不知帝王不可殺又不知縱

羽失不在捨秦都楚所過無不殘滅人心不附但欲依其舊俗

使項羽如高祖楚人豈不為項燕韓信陳平豈亡楚歸

漢匹夫之勇婦人之仁韓信料盡

人君大節一愛人一知人二者項羽都死

陳餘張耳班固云勢利之交斷盡二人只是戰國之士專計利害為避就故終凶所養擇見二人心術所

以燕人悟趙王歸背陳王而立武臣武臣死而耳餘免陳餘不救張耳大抵只計利害

魏豹田儋韓王信六國後大槩皆非英雄之才足以並起亡秦不足以自立

一為六國無道  
二為人才非英雄

田橫之客大抵如四公子餘風亦無益勝敗之數

韓信

善料敵登壇言楚漢得失規模已定

專用智疑兵破魏背水拔旗破趙囊砂壅水破齊用李左車策下燕

蕭何能薦必薦以高祖能用必用以

最係高祖興亡處京索垓下定三秦

善用兵法背水陣之類志止於王度冢旁可置萬家

無反心酌報漂母等志願已足

用兵未常敗後世名將莫及

假王取禍只知孫吳不得古人兵法

彭越

二人為高祖爪牙同皆於取項羽有功然人才視信相遠

專在燒楚積聚一事

項羽以食盡敗故越功次韓信

韓信相遠

黥布

專是勇將知不足道故卒為薛公所料

薛公三策最知形勢

正緣曹叅在齊叅雖名將非布敵乘漢兵未至取之為上策取韓信

有腹背之憂故勝敗未可知

盧綰

以舊恩封以狐疑叛餘無足道

此亦高祖不學措置不當一事

吳芮

起於得人心享國最久長積善流慶之效

季布

布與丁公事同丁公之死高祖托公義報私怨布免以滕公之言高有所長

布能挺折樊曾緣不輕用其死充其忍辱之心大抵布只是豪俠未識義理若理曹兵生無所施其辯文

帝不用未必因毀譽

樂布

義士與季布不同酬恩報德不足於仁其免於此說與季布同然樂布是正論

田叔孟舒

仁者必有勇舒守雲中叔案梁相魯二人皆長者從張敖視死如歸

漢廷臣無出其右

為其名節二人人才雖不同大抵相類田叔孟舒全人樂布一節季布豪俠

大段相遠班固將同傳未然

蕭何

佐命功臣漢相最優正與高祖相合不學而性明達係漢興亡收圖書諫攻項羽鎮撫關守薦韓信用鮑

生說用術數自免高祖以術吏相待卒致縲綫賴王衛尉正論免

本出刁筆吏

漢法大抵以法二事皆緣不學

曹叅

亦佐命功臣漢名相雖稱蕭曹正緣規隨一事並稱論人才與蕭何相遠參常在何對中高祖所以有人

狗之

參亦本不學只得蓋公說堅守之以此治齊亦以此治

漢自明知君亦明謂已不如蕭何惠帝不如高

帝是也但只非大臣之義此却曹參不得刀筆吏能

如此已好蕭曹好處出刀筆更無深刻之意

張良

本是戰國之策士資質破曉關燒棧道封雍齒尚有押闔之風

緣圯上老人頗聞道緒餘可以為賢學禮故欲報秦

頗聞道故能用高祖高祖臣中最優非高祖明達不能用張良

非張良則高祖豁達中有所失

高祖論三傑首稱子房

可見最重

係興亡

諫止宮

定太子

諫立六國

會鴻門

破曉關

立韓信

追項羽

封雍齒

都關中

捐關東於信布越

無一事不係興亡當時想亦有他謀策然史法紀其大

子房亦不自輕用其謀焉

明哲保身是良餘事

高祖言后皆在良術中迫而後應故不見戮

陳平

詐謀之士全類戰國策士高祖以仁代雷斷荆為樸破觚為國不免君臣殘賊之禍皆因平

高祖雖一時用平計得免然計後患亦不為小其為高

祖心腹與張良同

魏無知薦平以賢不以能封諸呂雖是權宜端居深念之時亦自無策而非陸賈陳平之智窮

間楚有蕭何縲絏之禍

間單于闕氏啓成姬之禍

偽遊有叛者九起之禍

平實不能宰相之職自知功不如勃以詐勝之亦是術數也

王陵

守正近於執一陵用伏劍事陵不如徐庶

不封諸呂事却存得劉呂曲直

高祖曰以慧盡之

周勃

重厚少文盡之

入北軍誅諸呂重厚之力

不能對問少文之故

亞夫人才似勃所執心正然亦不能自全

細柳皆重學故亦緣無學不能自全於景帝之世文

帝能全周勃景帝不能全亞夫寬仁術之異

樊噲灌嬰二人皆壯士之比

酈商夏侯嬰非樊噲之比

嬰傳有騎將士所以同傳緣四人偶皆有社稷之功意

如此觀者自合識其人品

樊噲

酈商

令子結呂祿酈寄賣友班固只論是大義滅親况友乎

夏侯勝

擯護

灌嬰

侯連和

傳寬斬欽周緜以軍功高與四人同列

周昌

天資剛直不孝無以副托孤之責

高祖以昌諫易太子故令相趙

昌无學无全趙王

呂后難以力爭昌不繼以死

學故

王陵稱疾可也趙王死在昌當死趙堯因機取昌位

拒吮肘背范昨蔡澤之流也

鄴食其陸賈

皆說士鄴智不如賈

鄴知形勢

說陳留下教倉不見情理立六國不能料韓信必攻齊

陸賈見理

說南越造新語傳會將相其言皆見理正緣知書之故

賈魯迎太公羽弗聽侯生說歸辭皆不見於史當是時

漢振楚窘一請未聽再請而聽事勢當如此不在說者

工拙故史不著其辭

婁敬

識人情亦藏於人情策士

說都閔中為秦民愛漢知冒頓伏兵以情則得之和親是其藏於人情不知夷狄何有於親

朱建

一節不終為匪人掉舌以喪其身不當在三子之列

叔孫通

號儒者身務求合以詭自免於秦專進大猾高祖來秦儀制君臣之儀

立原廟言複道之禍其徒尤不足道但以賜金為喜

漢初元儒

當時有制君臣之儀未為過不合將作大事

於此乃可責



齊魯二生楊雄謂之大人雖未可便許然要是不訕道信身有大臣之風焉

通惟有諫易太子一事正不可妄貶

崩通縱橫家有反覆者小人喜亂不歎天下平定班固謂一言喪三雋利口而覆邦家者尽之矣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二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三

論文景地位資質

文帝寬仁恭儉皆近王道得老子三寶不免有刑名

大賢君七制中資專務以德化民贊畫之只史記拒陳武等一事在外

寬仁資質中來亦自英武只專主於仁故不用其武

示敦朴為天下先儉中

前席止輦之類恭之發也

屈尊信亞夫之軍亦是

文帝大度比高祖又過之以匈奴觀之

景帝資質刻薄寬仁恭儉皆不逮文帝之質只是遵業因而學之緣七國事竟

減答定策只是寬仁一事非出天資

殺吳太子晁錯周亞夫皆是其資質中發

博奕殺吳太子

不容周亞夫皆不得為恭只是不改文帝之儉

文帝寬仁恭儉事 晁錯對策

景帝議廟樂言之詳矣 贊尤其大節

賈山路温舒賈捐之東方朔韋元成貢禹翼奉王嘉

楊雄等傳各有事跡叙傳亦見

論文景治效班固論善人百年勝殘去殺近之

文景皆守成之賢主周云成康漢言文景各極一時守成之盛不謂文景可比成康

文帝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皆緣寬

未只是制度教化不足終不足到三代治效

景帝風移俗易黎民醇厚以遵業故

更七國一事後懲創不敢有所為將制度責之不可

只躬行已不及文帝富庶之效却盛然食貨中所說

風俗便見德化不及文帝

論文景難易

文帝承秦弊至難淵默躬行用力甚多

景帝承文帝甚易所以不得在七制之列緣不能增光反有不及

論文景規模

緣創業規模小只是漢規模卑之無甚高論

文帝有王者規模最是无欲用賈誼又命諸儒刺經作王制

文帝只好黃老刑名學術不正又承秦滅學之後無王

者之佐終不免雜霸處然霸

賈誼學問多出管子專欲以智力防後患與王者規模亦別只得論德教與教太子補大臣近王

未得賈誼前宋昌是戰國策士善揣摩事情只無至誠坦然意夜拜做將軍緣此疑大臣

賈誼死後晁錯只是以計謀措置事學從申韓未以術教太子壞了賈誼該幾亂漢

獄周勃 殺薄昭 遷淮南厲王比王者不得

景帝緣晁錯心術別全是霸便是商鞅做秦孝公規模

賴得七國一事豈覺不改文景養民節儉之事不然

又轉為秦皇殺周亞夫付後人於魏十六田蚡賴武帝

英偉不然為害不小本做不得雜霸規模緣過能改亦宜雜霸

### 論文景粹駁

文帝大醇小疵

景帝本駁賴七國一事不改文帝醇處

養老 振乏 勸農 和戎 納諫

節儉等大體皆醇 除肉刑有呂刑意亦醇

只入粟拜爵是晁錯說此等皆緣駁但小疵不合

如禮樂制度多缺却不是駁只是欠

文帝除祕祝本為民信新坦平亦非徼福

所以過而能改  
亦做不得駁處

於大臣外戚親王中有傷恩處

却是學術不到處之  
是駁但不足辨文帝

大  
美

論文景措置

文帝封梁與景帝七國後削薄昭諸侯

措置大有得失

文帝申亞夫景帝殺亞夫

措置大有得失

文帝內刑

措置有未到

減笞定筭

却是景帝是

耕籍田入粟

有得失

不從屬國長技

文帝大抵從事全是

文帝除傳景帝用傳

雖是不同然防患不在此鑽屑文帝是

文帝和親景帝復和親

皆是

文帝以拜宋昌張武

不是

人多指此事作文帝與武當時只合用漢廷臣不當用代人不如裴度入蔡

文帝守高祖法封建

景帝變高祖法

論文景任用

文帝能全賈誼

景帝終誅晁錯

文帝竟全周勃

景帝竟誅亞夫

文帝朝

百職中有人才張釋之之屬

景帝時

少人才

人君刻深則賢者隱藏直言不至

文帝聽納

在守成時聽納類高祖

景帝全無聽納事

亞夫陳封外戚降胡皆不聽

事意本末

論除肉刑須知文帝刑措之風在前除肉刑後民却易犯源流從立

減笞定箠方得全

然文帝本心為養民不如古只是當時人臣請義未盡一時之重萬世之輕

論除誹謗誹在後乃知文帝威德事

秦漢最諱言非所宜言大不敬

論吳楚事須知高祖不可不封同姓

文帝不得不在法親同姓又須知文帝得懷同姓不在法制大封梁為後世慮

景帝有吳怨不削亦反只緣削有辭

又須知吳楚後不當遂疑同姓主父姬術亦未善至權修外戚幸霍光忠不忠不待至氏

論文景富庶須知起於節儉開籍田勸農最繁不用兵

論文帝馭將魏尚信亞夫之軍見得人善任使不減高祖

論文帝不制禮樂須知叔孫通禮儀漢人有自足之意

古心而不能又須知漢儒死禮樂但看武帝听用才士或用臆斷與不斷同

情理血脉

蚤建太子緣文帝自代來欲豫正名分使諸侯知分梁王敢求為漢嗣

緣景帝儲氣自不足夜拜宋昌已有疑大臣心用

薄朱虛功君不得怨心與除盜鑄令緣吳楚立既不能

周勃下獄起於宋昌之說得

新垣平詐緣文帝為民心切因

賈誼治安策起於鬼神之對文帝方知慮後

賈誼見識錄誅長沙方知漢未治安

晁錯衣朝衣斬東市錯以術數教太子表益得以術數傾之

情實異同

除肉刑定蕃令事異情同

文帝答重景帝答輕同於恤刑

賈誼傳梁晁錯為太子家令皆是人

賈誼自咎而死錯以術數取誅

文帝疑周勃景帝疑亞夫皆錄功高是

文帝資仁周勃全景帝資薄亞夫死事同情異

文帝親勒鞍馬終不用文帝理直

晁錯勸景帝自將袁盎言入景帝心有慊以異

古人深意

文帝除肉刑是呂刑意

文帝除鑄錢令

為法不行於諸侯王不如除之與其死罪積下寧其黜罪積下賈誼賈山未知文帝深意

賈誼治安策不因前帝不敢陳

文帝不用賈誼屬國晁錯長技策寧使夷狄侵邊不欲夷以亂華

北閉關謝質只是隱顯不同

文帝除關無用傳為傳不足防大姦不如此亦諸侯不疑

文帝信亞夫之軍不如此亞夫不重

景帝不信然非景帝本心

史法褒貶議論當否

班固贊文帝一仁哉字最當 管仲尚得為仁 不得以小節害文帝之心

贊孝景遵業得春秋 後姚法

班固論袁盎仁心為質全不識 袁盎

謂晁錯為國遠慮

亦不識錯慮遠人不輕發削亦反不 削亦反不是遠慮遠慮須如賈誼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三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四

列傳

張蒼申屠嘉

張蒼舊功臣別 無長

申屠嘉質剛正 術不足

文帝鄧通不以佞幸遠大臣文帝是欲先斬 晁錯是嘉不學錯不比鄧通景帝亦不是

淮南厲王文帝不無失教之責 袁盎諛言策士反覆

賈誼學術未純資質好班固亦識賈誼未盡賈誼未純王 佐然去伯者之佐則遠矣亦得長沙王力猶未至到

亦可謂之儒大儒 初謂天下知治欲興禮樂 是見 未到

緣責去長沙思慮深遠方知天下 未是治安

鬼神之對感動文帝文帝方知後世慮謂不及賈生誠 然不是過語然知不足文帝亦進君臣更相益

治安策不為文帝當時說

諸侯王是為文帝後世慮匈奴表得亂中國之族故曰夷狄

經制定取舍教太子禮大臣

皆是為後慮餘說皆是措置大封親子弟亦是後世慮

劉向謂伊管未過伊尹以道德維持賈誼以智謀防患

誼皆維持計青出於藍

文帝封梁能止七國之西

賈誼自許知治體與言知其君明

文帝寬仁結民心誼策之效班固說風俗亦是然

經制後太子用晁錯文

賈誼所言皆繫漢治亂安危成敗

素盜戰國策士之術大卻座言絳侯非社稷臣

下趙談誅晁錯解文帝念淮南王皆有恩怨曲拆

晁錯真是申商之派

群臣不能望清光五百伯不及其臣故任使之錯

見事情欲以智力取勝故首未與商君同用其說一時

可見近效只是未流令降胡自用長技

入粟拜爵贖罪皆此類徒民守邊亦然只是刑誘勢脇終非恩意感力

謂干賞蹈利之兵如何得有

削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不在文帝時說是錯見



謂錯愚即見賈誼智

張釋之專是守官 長者文帝不是刻薄之資故釋之每

虎園夫南山石稗惟文帝可犯蹕

盜玉環文帝本是敬宗廟釋之善

教太子未可與權用王生策

馮唐者係萬世將

看馮唐揮閭與袁盎同行只是操心君

馮唐不獨一時大段教了這世

賈山步儀之

賈山書意

賈山書意專欲文帝禮士與之講李此意最好

鄒陽枚乘東近正漢有諸侯王人才有在諸侯者

鄒陽智計枚乘知逆

衛綰直不疑周仁石奮大抵長者

此數人皆正是漢文帝時人物但猶在風俗之中非能

為風俗者其人又有數端

衛綰忠實 直不疑長者 周仁重密 石奮孝謹

此皆在文帝躬行中能有功者各得其一班固載之

周亞夫名將所長在持重

細柳 堅壁 堅臥不動不如此不能

得在重厚失在少文與周勃一般然亞夫力量大於勃

循吏 書吳公見文帝時不是無循吏不立傳者為不勝立也

立文翁傳為景帝時學校未興

猶詩美僖公修泮宮作頌之意美婦循吏則漢教化缺又如雅而不風

酷吏 郅都

較武宣之吏則為能較文景之吏則為酷

文帝幾於道之以德郅都都是齊之以刑

佞幸 鄧通

不私以爵見文帝恭儉處不能容其苟生見景帝刻薄處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四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五

論武帝地位資質

英主 不免血氣之剛晚年血氣既衰故悔

雄才大畧 所以有文事武功贊中及匈奴四夷傳可見

最見材畧處 抑田蚡誅郭解待公孫弘衛青汲黯禮有間

改文景之恭儉 宮室巡遊奢侈郊祀食貨志最可見西域傳亦見

學六經 比之文景最正 罷百家 無罷百家之實 表章六經 無表章之實

祥瑞 封禪 巡狩 祭祀 征伐

皆從經學中出

但學得經之文其資質雄偉故趨向偏不道

因公羊復九世之讐伐匈奴

初以尚書朴學不好後見倪寬說乃好

封禪巡狩却自書中來所以封禪說

公孫弘春秋主病不廣大臣病不節儉此說開武帝

申公力行是經學最要處却不合

董仲舒亦緣有受命之符大一統

儉非聖人中制高明廣大之說故合至正心正朝廷處無不合故不用

論武帝治效 開拓土宇是武號令文音煥然可述是文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天為民作君師欲害土宇文章不補所長

論武帝難易

文帝承秦弊難 景帝承文帝易

武帝承文景富庶易若增脩德政馴致三代不難

建法度立學校興禮樂是合在此時

武帝用心雜故易事反難然尤皆得所欲以末年不如意若使不改恭儉治效必過文景

論武帝規模 上嘉唐虞不樂商周

但只嘉樂他廣大處不知帝王治道根本好大好高

之心一勝却有秦皇規模

汲黯一語盡武帝規模之病內多欲外施仁義

論武帝粹駁實粹 表章六經罷黜百家不是

用人之際皆是百家法 張湯趙禹法家

主父偃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

縱橫家者流其弊極於江元

桑弘羊孔僅

聚斂之臣

趙過任光

農家者流

外又有方士如文成五利之屬

儒者不用申公董仲舒不識真

### 論武帝措置

征伐

築朔方是雖文王於獵狝不過往城于方

封建

但抑損宗室太過權移外戚不是

餘事多有得失相半

禮樂

本皆是好事緣

郊祀

妄

汾陰

女

明堂

公王帶

封禪

公孫

百神

方士

協律

李延

刑法

用張湯趙禹律令全不是

食貨

用東郭僅弘羊卜式

益鐵

舟車

均輸

筭緡

皮幣

等六一事是

歷數太初

是歷却

### 論武帝任用

不任宰相

因田蚡故人謂武帝能攬權此只勝似文帝

者不當遂不用宰相

不任宰相事

見公孫弘賀傳

用九卿

見嚴助傳九卿助宰相者不任宰相任

用公孫弘不用董仲舒

仲舒志不同

不冠不見汲黯託霍光大事

景是武帝知人處

不用汲黯用上官桀桑弘羊同乘政

所謂知而不能用使小入參之

漢本以南北軍相制自誅諸呂

此事又係措置得失霍光以大將軍相田千秋備位後來王氏之禍此

用人難 高祖豁達有輕听賴得張良創業

文帝好安靜听受最密然豪傑之士亦難合守成

武帝多欲最好士漢得人最多

然以多欲凡有才智者皆進而道德之士見遺一喜江充禍及父子之際

宣帝總核只得法吏近效之人儒生道遠功深所以不合王吉說

景帝刻薄後悔 昭帝最聰明惜也平天最可惜天性也

元成愚暗 哀帝暗悞 皆昏主不足道

惠帝資孫只宗弱 故善曹參欲立事難

事意本末

征伐和親所不得不和親

弱宗室大封同姓所激後却有外戚之禍

天下大害在兵田兵則聚歛聚歛則嚴刑盜賊起於此

班固食貨志取得最有次第

漢經學之盛自孝武專門相攻亦自此始緣立學官有好惡

又以經取士士趨利祿

漢禮樂在孝武最盛三代禮樂流於方士淫樂亦自孝武

不任宰相自王太后誅實曰女灌夫起

宣帝信威北夷自武帝始朔方始

情理血脉

班固論戾太子與兵終始極知血脉是乃天道好還

公孫弘尚竊遲之迎各武帝以進自武帝末年虛耗緣此一語

卜式輸財告緡自此起式欲烹弘羊均輸是爭利告緡徒取又不及均輸

巫蠱之禍自求且生來緣畏死求之無此故忌心生

文帝知鬼神之神理一几杖賜

武帝好長生殺以死盡殺長生

武帝用霍光托孤却從不冠不見汲黯來故有社稷臣求如汲黯者霍光質厚故見知

本與匈奴為敵取四夷防乘繫者大宛慮取輕

巡幸亦緣征伐來慮內虛四方有乘間而起

蕭何立未央欲令後世無以加却緣非

情實異同

文帝振貸武帝亦振貸文帝如周武武帝如梁惠王

文帝脩郊祀武帝亦脩郊祀

文帝為民誅新垣平知其無益遂止李元徽福之心

武帝為身殺方士尚諱言寧受百罔莫得一真

文帝好黃老刑名文帝得其所長亦不免所短為小疵

武帝表章六經武帝好得文章末節不得其根本實用

景帝變高祖法七國之禍悔於此民之幸

武帝變高文法海內虛耗悔於終民之末不幸猶賴其悔

高祖托後

王改周勃 陳平 後皆如料

武帝以霍光輔昭帝

昭帝明故 不合參以小人

宣帝以蕭望之傳元帝

以私恭石顯管中書卒殺望之 元帝昏吹 不合參以小人

漢武帝害民處似秦皇

征伐 官室

巡幸 重賦 嚴刑 殺扶蘇誅戾太子事類禍福異

故人謂武帝好賢納諫用儒事經天下豪傑歸心故

漢不亡

盜賊滿山終無豪傑為此說得其一

又有二說

孝公田 二世過

商鞅積刑罰 高文積寬仁本不同 始皇之過 孝昭改武帝之失末不同

積善有凶 積不善有殃

古人深意

武帝誅郭解

與問田蚡除吏同 匹夫能使大

用人如積薪

武帝以此收豪傑沒黜不深知互 有得失孟子說好早踰尊疏喻戚

賈誼眾建諸侯少其力

其說未得其所以說 有深意 主父偃行

坐酬金火 侯消諸侯

公孫弘諫朔方

後清專意朔方 止合事理正 坐不直論利害西南夷不罷

武帝輪臺詔封富民侯

不獨悔過正為後人計如 諸葛孔明付托蕭琬同

昭帝和親罷權酷皆自武帝本意

為武帝為之尚悔後人決不可為

史法褒貶

武帝不務養民

却能待士

班固贊有深意  
褒貶最當

昭帝明於成王

李德裕論是班固此  
成王亦是但未列

武王以象賢輔成王  
武帝只一霍光昭帝朝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五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六

列傳

竇嬰

田蚡

灌夫

凶德參會

班固一語  
斷盡

其質長者

是文帝時人才在  
武帝時所以終困

論和親征伐

史固言最當此事最長者  
處深得高祖文帝之心

河間獻王

最賢宗室

河間獻王

淮南王安

皆好士

河間好儒術歿有美謚  
淮南好雜術卒以亂誅

李廣



父子皆以勇過取敗

文帝知廣能全廣武帝知陵不能全陵

程不識李廣

古人以師出以律論之未為不是二人皆是偏才

衛青霍去病

二人在武帝時號名將

二人所將兵力強

未見智勇大過人處

為人城

青小心不敢為士一事見得去病誇誕自如未何故家為見得武帝好大故去病寵過青

論難易

青所當單于去病當又出青擊其全成

司馬相如

論蜀啓問飭非

非徒無益

封禪

啓人主侈心死而未已

竊卓文君

班固載之詳所以貶其有是才而深惜之也

開西南夷

賦大臣

勸封禪心術只是一

武帝好而不用

武帝實聰明

不能勝私欲終入封禪之說

使縣令負弩誇耀鄉里

見其本心狡狡為利第之徒也

公孫弘

倪寬

盜儒曲學阿世

弘罪重

殺主父偃徒董仲舒

寬罪輕

不主善物只是阿意

其不可為大臣則同

二人為吏皆可觀

小善不可掩大疵

班固謂通世務少事緣飾以儒術以稱二人則可笑並董仲舒則不可道利之分

二人皆為漢大臣當論大節

弘人主病不廣大

尚竊遲之

桀之餘烈

皆是迎合

寬議封禪

明堂上壽

皆是阿意

卜式

阿意取寵與弘寬同李又不

以輸財啓人主其弊告緡罪重私羊

張湯杜周專以人主意為獄

酷吏班固不入酷吏雖緣其子孫故然湯周罪不止一於酷吏亦微姚之法

張安世賢者能蓋其父愆

杜延年能吏亦能改父過

班固謂推賢揚善宜有後此是漢人見識

張湯所見最羨不過倪寬其他類小人耳

張騫 李廣利

張騫論奉使之節似蘇武只是心術不同

蘇武行法以侯命張騫行險以僥倖

騫以奉使開武帝侈心意在封侯皆只緣一封侯之心害生靈無數

武帝以內寵用廣利意在封廣利侯班固立傳深有意

蘇建 蘇武

蘇建用兵功績不著勸大將招士一節亦見其心術

蘇武占之虜使論其在無人之境不變其節出於忠節中占一人至誠

漢不厚賞蘇武拘非軍功不侯之法為典屬固却是因任

司馬遷後世良史之冠責以古史則不逮

學從橫老來為破刑言九班固論遷史之失皆出於此多激切

史多與經不合

緣不見古文尚書周禮左氏傳

變編年為紀傳萬世不可改

不當以春秋法責之

嚴助 朱買臣

吾立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皆縱橫之流

互相傾覆

四人用事皆以殺身

論其言惟主父偃以匈奴好

推恩之令亦長才智最高禍最重

徐樂書說士傾勢是但說駁

樂若用亦李四子

嚴安 終軍

嚴安一書甚中武帝病有深意此一時策好

終軍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道

棄儒銳進

請纓以銳進殺身

對白麒麟洽可

喜俱亦迎合偶中

論徐偃論正心

邪亦趨刻薄

東方朔

滑稽朝隱之士

正與袁盎相反

袁盎持正論行其私心

害絳侯下趙談殺晁錯皆是

方朔滑稽

實持正論

諫起上林

却董偃之類皆是

下趙談

却董偃

事同情異盎私而方朔公也

公孫賀等

石慶

不止具臣

皆庸人

田千秋一言悟主取輕夷狄蓋鐵之議括囊不言本非忠

誠因機取貴然其言近厚以保榮祿

霍光 金日磾

重厚忠義之臣 皆近社稷之臣 武帝以重厚知二人

日磾識高於光暗合古道

殺弄兒全其宗不以胡人先中國不為群臣所忌

霍光擁昭立宣功此社稷之臣

見識既不如日磾又不學 隱小妻殺后之謀以覆其

宗利田千秋蔡義易制而忌魏相蕭望之失賢士不

學無術 班固贊霍光褒貶甚當

汲黯 近世社稷之臣

武帝深知汲黯知而不用志不合

矯制發倉 揖大將軍 罵張湯

諫昆邪王事皆是大節

未有全美處亦緣學淺慕袁盎傳伯為人

其心術與袁盎大異蓋只慕其直諫一事

淮南王憚汲黯 事理與王蠲存燕血脉相通蓋汲黯存之人心所深

鄭當時 好名趨利之士

班固以當時與黯同傳以其推賢相侶而事實不同

置驛請謝賓客 戰國四豪之風

所薦如東郭咸陽孔僅皆聚斂之臣

議魏其武安首鼠多端

傅介子 行險僥倖之士

此時漢威已振介子倚漢威以行詐徒使失信夷狄通鑑說是

此時不須如此又無甚利害與吳漢 曾苗事体大異

雋不疑 寬而能斷之士

諫暴勝之此亦多所平反

辨方遂之詐此時事勢只當如此托之經術

辭霍光婚只是見識高此亦是勇

孝者必仁仁者必勇故其勇不發

酷吏

武帝無循吏趙之兩輩皆酷吏武帝本非無刑之身質只緣多事欲齊之以刑

班固正其名別其疑義只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郭解

亂世之俠士治世之罪人

武帝誅郭解故人之主之權變豪俠之俗此是雄才大畧處

轅固申公 守道之儒

轅固不改黃老 申公勸武帝力行

未表章六經尚可好儒而徒取其文章則儒亡矣此與

魯兩生不從叔孫通禮儀一同未復古禮尚可制禮

而姑徇時宜則禮已矣

儒林  
武帝興太學是好

一者專以取士亦稱士趨利一同發策決科尚下陳豈

二者未達於郡國發策決科而封其文章限於士矣此與

班固傳叙有此微意

韓國中

漢帝精雅精雅猶如

廣博之士此言士之

雅博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六終



